

痛史

第二
玉
二十
册
函

浙東紀略

乙丙之交大清尙未一統浙東一隅亦以南北分之紀實也使易辨也蕭山徐芳烈涵之著

甲午春。潞藩自淮而南。次武林。請居焉。

乙酉五月十一日。清兵至金陵。弘光皇帝走。城爲之空。

廿五日。馬士英從太后至杭。武林沸騰。

六月初六日。請潞藩監國。時惟巡撫張秉貞、巡按何綸、巡鹽李挺在。聞于廿七八至蘇州。乃遣總兵陳洪範往和。

初七日。朱大典、阮大鍼自蕪湖至。

初九日。陳盟至。鎮東伯方國安、前鋒方元科亦領兵至。

初十日。陳盟朝監國。出語士英曰。事不可爲矣。午後。總兵鄭鴻逵亦至。鴻逵卽請監國入閩。不允。請以宮眷渡江。亦不允。遂出城。時黃道周適在江干。連章勸監國卽位。

且責馬士英誤國賣君之罪。薄暮。陳鴻範遣報城中云。北使明日至。且許監國仍令王浙也。

十一日。鄭鴻逵於江間遇唐藩。遂同黃道周奉以入閩。是日。方國安從餘杭至。捶碎北牌。聞馬士英至江干登舟矣。國安追及拉回。欲同勒兵禦北。時杭民畏北。探潞藩及張秉貞至。相戒言戰守事。

十二日。監國遣官持諭召陳盟入閣。盟具疏辭。遂之剡上。是夕。會稽庠生王毓著

元字

趾感痛激烈。作憤時致命篇。首曰。羣奸誤國。廟社淪胥。憤懷事變。恨不手斬賊臣之頭。慟惜時艱。且思生食叛人之肉。養兵十載。大帥惟識奔逃。積粟千倉。墨吏半肥私橐。又云。冠裳世祿之家。營窟以待新朝。郡邑蒞事之長。收圖以修降表。追呼犒迎之費。盡屬青衿。供奉大清之牌。遍傳黔首。文非飾過。則曰。覓屈必伸。當效會稽之辱。忍恥苟全。又云。長往不返。駕言東海之逃。又云。號呼莫聞。痛哭無路。用殉蛟腹。愧彼鼠心。古稱五死。何俟捐軀赴義之可樂。壽止百年。保無疾病水火之殺人。惟茲清流碧

水之中。正是明倫受命之地。鬼如不厲。爲訪三閭之蹤。魂果有靈。當逐伍胥之怒。眞能雪恥自任。願激發于光天。倘或同志不孤。敬相招於冥土。又詩二絕。遺又遺書上左都御史劉宗周曰。著已得死所。望先生早自決。毋爲王炎午所吊。中夜不語兄弟。不別妻子。命閹沽醪。正襟浮白。勞以餘瀝。且戒勿從。持炬出門。貼致命篇於宋唐衛士奇之祠壁。肅衣冠赴水於柳橋。

十三日。北兵大至。巡撫巡鹽俱東渡。抵暮。方國安出與戰。不利。杭民慮方淫掠。閉城不容入。且縛箭數捆。懸城以貽北。甚有在城索方氏兵以獻者。國安窮蹙。遂與馬士英亦以舟去。兵分水陸結排。汭流而上。時或有沉溺。

蕭庠廩生徐芳聲、及弟徐芳烈、同學蔡士京、何之杰等。於前三月十九之變。會通庠文學慟哭於明倫堂。茲當易姓。拜辭文廟。適儒學教諭潘允濟、訓導許士龍、亦挂冠去。爲之流涕於一堂。嗚咽欲絕。隨有不願仕進冥鴻高騫者一百十三人。

十五日。北使至越。甯紹分守于穎議曉士民。欲畫江守。而人心離渙。力莫能支。乃解

印去。遁跡河曲。此後北使直至溫台矣。

二十六日。山陰儒士潘集

字子翔

年十九。聞王毓著死。自署大明義士。操文哭奠於柳

橋。有曰。自古國運靡常。所賴忠臣骨作山陵。至今壯士何爲。徒令儒生怨經溝瀆。念太祖三百年養士之恩。竟同豕豕。思先帝十七載作人之德。無異飢鷹。中云。惟我王子氣吞江浪。質烈寒泉。魂游故國。羞爲他作嫁衣裳。聲烈前朝。不落第一流人物。立身不二。始信秀才如處女。斷不更夫。國士無雙。纔知名下不虛。今爲定論。自茲柳橋石厲。不數司馬題辭。泫水瀾清。可繼屈原騷賦。潘集聞風起鵲。幸達人先獲我心。飲血啼猿。恥今日獨爲君子。魂其有靈。下榻俟我。又雜咏三首中一絕。放眼拓開生死路。高聲喝破是非關。莫愁前路知音少。止畏當頭斷氣難。讀罷哀慟。夜懷二石與詩文。踰女牆投於渡東橋下。

閏六月初五日。原任蘇松巡撫山陰祁彪佳

字幼父號世培

養病里居。北兵至浙。以書來聘。

公處分家政。作絕命詞別宗親曰。時事至此。論臣子大義。自應一死。凡較量於緩急

輕重者。猶是後念。未免雜於私意耳。若提起本心。試觀今日是誰家天下。尚可浪貪餘生。况生死旦暮耳。貪旦暮之生。致名節掃地。何見之不廣也。雖然。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皆不失爲趙氏忠臣。予涇涇小儒。惟知守節而已。前此却聘一書。自愧多此委曲。然雖不敢比縱信國。亦庶幾疊山之後塵矣。臨終有暇。再書此數語。且系以一詩。質之有道。運會阨陽九。君遷國破碎。鞞鼓雜江濤。干戈遍海內。我生何不辰。聘書乃迫至。委贄爲人臣。之死誼無二。予家世簪纓。臣節皆罔贅。幸不辱祖宗。豈爲兒女計。含笑入九原。浩然留天地。歡然飲燕。無異平時。肅衣冠。投於寓園放生池柳樹之陰。夫人子弟不知也。笑容可掬。顏色如生。

左都御史山陰劉宗周。字啟東。號念臺。六月十三日。北兵至杭。廿三日。絕食。廿五日。乘舟入鳳林。投西洋港。救不死。遂詣辭先墓。暫息靈峯寺。北使以書幣聘。劉口授答書曰。大明孤臣某啟。國破君亡。爲人臣子。惟有一死。七十餘生。業已絕食經旬。正在彌留之際。其敢尙事遷延。遣譏名教。取玷將來。某雖不肖。竊嘗奉教於君子矣。若遂

與之死。固某之幸也。或加之以斧鉞焉而死。尤某之所甘心也。謹守正以俟。口授荒迷。終言不再。原書不敢投還。自此勺水不入口。作絕命詞曰。信國不可爲。偷生豈能久。止水與疊山。只爭死先後。若云袁奉高。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矣。庶幾全所受。又曰。子職未伸。君恩未報。當死而死。死有餘悼。又曰。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濟意。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遺命下塋。豎牌於墓道南。顏其額曰。有明念臺先生藏衣冠處。□宗周婦□氏合葬之墓。言訖。泣然淚下曰。吾生平未嘗言及二親。以傷心之甚。先生爲遺腹子。母守貞而終。不忍出諸口也。已而曰。胸中有萬斛淚。半灑之二親。半灑之君王。絕食久。後子洵泣請曰。尙有未了事否。先生曰。他無所事。孤忠耿耿。又命洵曰。汝停我於山。當於三年後葬。洵問之。先生曰。先帝梓宮尙未落土。示致喪三

年之義

門人環侍。歎曰。學問未成。命賴諸子。爾曹勉強去。閏六月初六日。先生命家人

扶掖起。幅巾葛袍。肅容端坐。有頃北首臥。

示北向對君之義

初七日。命取几上筆硯。書魯字。

初八。傳言投見鄉紳歸。先生聞之。太息齧齒者再。戍刻氣絕。雙眸炯炯。雖殮不瞑。

閏六月初口日。北勒剃甚嚴。士民咸慟。山陰倪父徵字舜平。僑寓勞家塢。訓蒙賣藥自給。茲日夜哭。罄室所有。沽醪割腥。呼里中少年飲食之。鬻二磁缸。置祖塋左。懇諸少年覆之。少年大嚼而俞允焉。倪從容坐入。請覆缸返。須臾呼啓。諸少年驚問曰。先生不耐悶耶。倪曰否否。適造次入坐。頓忘語對前峯耳。整衣危坐。復命掩覆。少年踰時往扣。微有應聲。薄暮呼之。則岑寂矣。年三十有三。

浙東洶洶。餘姚鄉紳原任禮科左給事中熊汝霖。與原任職方司郎中孫嘉績。密謀舉義。於是甯紹分守于穎亦與之通。汝霖又以定海總兵王之仁心有機權。遺書相訂。於初八日走甬東面請之仁兵。期以十二日會孫嘉績於定海。約齊舉事。于穎亦復與原任錦衣衛指揮使朱壽宜等謀。預令生員莊則敬等募江船百餘艘至西陵。而紹興義士鄭遵謙亦暗結壯士數百人將大舉。

初九日。餘姚北知縣黃元如以築路致怨。民摔幾斃。孫嘉績不及踐約。乃卽設御牌。率士民以斬之。兵遂起。郡城未之知也。

初十日。山陰安倉儒生周卜年字定夫。憤摘所佩玉雷圈錘碎。以紙包裹。外書甯爲玉碎。母爲瓦全。置府案上。作絕命五歌。一歌有曰。有君有君空號呼。昔也灑血升鼎湖。今王出走蒙塵塗。敷天瓦解疇張弧。二歌有曰。有臣有臣謀家肥。處堂燕雀孰知幾。冠來貢策貪紫紵。民離師潰成空扉。三歌有曰。有父有父籍錢塘。寒燈暑月窮素緇。王母漂棺海沸洋。尋棺七日奚啣漿。四歌有曰。有母有母矢靡他。堅白節操馨椒荷。哀哀罔極空吟我。母節未旌可奈何。五歌有曰。我生我生竟成空。恨不學劍轡長弓。神州陸沉將安窮。徒懷報國憂沖沖。又云。羅江水爲清唾。人在水中同天臥。今予赴海葬鯨鯨。西風度我步前英。又弔王元趾詩五首。有曰。鼓筆由來未學戈。書生壯魄氣偏多。又曰。京國冠裳嗟掃地。故宮花草痛成墟。又曰。汨羅今不嗟孤偶。爲報行吟碩客來。又曰。冠裳一死留千古。形落沙沱氣不磨。臨終寄叔父與弟書。謂海水滔滔。不必求吾屍。無後之罪。惟賢弟贖之。吾盡吾心。人雖目我爲迂。固甘心也。外數言囑於汝嫂曰。倘有遺孤。則不可不守。無孤。則不可不死。旣無遺孤。又不能死。則不可

不嫁。當敬聽吾言。勿貽後累。處分畢。蹈海而死。

十一日。紹興義士鄭遵謙率諸壯士入府署。斬北太守張懷於路。斬山陰北知縣彭萬里。自號都統制大將軍。令紳衿巨室咸捐助。隨撤各路橋梁。

十二日。于穎坐小艇攜短童至蕭山。人心思漢。擒北知縣陳瀛。

十三日。北當事命使渡胥江。持安民榜至。于穎在蕭。卽碎其榜而羈其使焉。一面巡緝沿江守截渡口。一面招集兵餉。隨有原任副總劉穆募兵五百。原任參將鄭惟翰部劄都司金裕鄉兵五百。劄委中軍守備許耀祖左營官兵五百。紹興衛指揮武經國義兵六百。先後馳至。復以餉薄。推蕭庠、徐芳烈、何之杰數人措餉召募。隨禮挂冠解印及紳衿秉義不出者。尤尊禮訓導許士龍。謁聘廩生徐芳聲。又以數百里長江。宜按地分汛爲守。卽以原募江船分散各兵。劉穆守潭頭。窺富陽。鄭維翰、金裕渡江守沈家埠。扼橋司扞海甯。許耀祖聯艦江中。武經國列營江岸。原任錦衣衛指揮使朱壽宜指揮僉事朱兆憲。領自募義兵扼蟹子門。太僕少卿來方煒。兵部職方司主

事來集之。領自募義兵扼七條沙。又以原任都司朱伯玉等募兵出奇遊擊。

甯波原任刑部員外郎錢肅樂率鄉紳士民以起。迎浙鎮王之仁於演武場。拜爲大帥。之仁卽於壇上迫謝三賓使捐萬金爲首倡。由是原任山西道御史沈宸荃、原任兵部職方司馮元颺亦起於慈。而越中大理寺寺丞章正宸等俱各紛紛自募義兵以起。

十四日。嵎縣亦有好義者。偕僧衆十餘人至嵎城招兵。嵎邑裘尙夷盡殺之。與其黨自募一旅以起。

台州魯藩與台紳陳函輝、南洋協鎮吳凱等亦殺北使大起。徵兵措餉。頭緒錯雜。窮鄉僻壤無不騷動。

維時方國安欲入據金華。朱大典以兵無紀律拒之。方攻圍數日。被破傷精銳不克。馬士英與鄉紳姜應甲力解乃已。

于穎在蕭。聞北兵拽內河船百餘于河口。紮木排數十填土。有窺渡意。穎夜遣死士

陳勝等斬筏沉舟。會後風潮大作。北舟碎而木排亦盡飄流泊南岸。各營恣取。衆以爲神助。

十六日戌刻。中天月食既。時軍務倥偬。人莫推救。見者傷心。

自初七以來。日入後。赤氣赫然從西而上。沖過天半。如是者旬餘。爲兵大起之象。占者以伏屍之兆流血之徵。是也。

廿一日。台州紳衿士庶共推擁魯藩監國。以張國維、宋之普居內閣。陳函輝爲詹事。張文郁爲工部侍郎。國維仍管兵部事。乃告歸募兵。以柯夏卿爲職方郎中。又於嵎縣山中徵陳盟者。再盟辭疾不赴。而越中當事聞之。已俱有擁戴迎立之意矣。

時江上義旅新集。進取未卜。每念海甯、富陽係浙東左右兩大翼。海甯則有營官守。備鄭繼武。所官千戶朱大綱。同僧顧隱石等合兵拒守。已曾陣斬北將王登鎰。北兵稍却。富陽尙爲北官郎斗金所據。于穎乃遣副將劉穆等乘夜襲之。擒其令。因通餘杭之道。爰有餘杭舊令加兵部職方司主事邱若濬。并瓶窰原任副將姚志卓。擒餘

杭北令以應。時富陽未有守。義士王襄并貢士繆法信等率義旅請行。乃仍檄劉穆渡江渚清風亭爲富陽外援。穆兵甫至而北騎突來。雖斬獲數十人而義士如劉肇勤之傷亡者亦已十六七矣。此皆廿三日以前事也。

廿三日以後。定海總兵王之仁統領標兵同餘姚起義鄉紳熊汝霖孫嘉績等各督兵至西興。鎮東伯標下總兵俞玉方任龍暨監軍兵部職方司郎中方端士工部虞衡司員外駱方璽刑部雲南司主事史繼鼐等各督兵至義橋。江上軍聲因爲漸振云。惟富陽守繆法信等擁兵抄掠該邑苦之。于穎恐有變。七月初三日登舟。初四至漁浦而富陽失守之報至矣。繆王諸兵望風奔潰。義士阮維新生員王宗茂等力竭不支。擲以亂石亦死傷過半。幸穎再至而北不守。富陽仍爲南有。

初六七後紹興起義鄉紳章正宸領自募義兵至賴山汛守。甯波起義鄉紳錢肅樂馮元颺沈宸荃等各統義兵至西興汛守。紹興都統制大將軍鄭遵謙亦領兵至長山汛守。又總督浙直水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荆本徹亦統領水師由蘇松赴援。兵

漸厚。

廿五日。越中大老及起義諸君子。具疏敦請魯藩監國臨戎。乃發台州。原任吏部左侍郎陳盟迎于天台縣。見。遂辭不允。

八月初三日。乃抵越城。遂以分守衙署作行宮焉。

監國至越。以方氏有重兵。乃首遣使召馬士英。并召方國安。遂以馬士英督其軍。朱大典自陳曾于蕪湖受弘光皇帝入閣之諭。乃卽命以原銜防守金華。

時新政殷煩。諸司印紀多缺。以陳盟爲禮部尙書。掌其事。人才匱乏。官多不備。盟爲之普言。宜亟擢郡邑山林遺逸。之普不能用。

遣通政司谷文光偕御史白抱一。犒師江上。谷文光故魯藩長史。本起優童。無重望。至西陵。浙鎮王之仁侮辱之。不爲禮。并責內閣貪污不職。宋之普不自安。頃之。張國維募義烏八千兵至。乃起閣臣方逢年復入閣。體統漸備。

月內貝勒不復駐杭。率杭鎮陳洪範。降撫張秉貞。擁惠潞二王北去。惟留內院張存

仁及總兵田榮等相據守。

時監國正病脾痛。自台輿疾至越。至則臥不可起。此時方國安統領總兵方元科馬漢等。水陸步騎從嚴州下。陸續至富陽。且抵江干矣。江上諸軍請監國誓師甚急。不得已以十九日起行。駐西興王之仁寓所。宋之普辭去。

廿五日。大會西陵。定沿江防守汛地。方國安營七條沙。馬士英駐內江新壩。王之仁營西興。張國維駐內地長河。孫嘉績、熊汝霖、營龍王塘。章正宸、沈宸荃、錢肅樂等。上下協防。鄭遵謙營小豐。于穎駐內江漁浦。北洋協鎮張名振守三江。南洋協鎮吳凱、同副總劉穆、據險策應。國安以其姪方應龍出餘杭。方元科出六和塔。而自率師由江上接應。議既定。加熊汝霖、孫嘉績、總都督院。章正宸、沈宸荃、協理寺院。錢肅樂僉都御史。于穎巡撫浙江。又復派餉。在朝不置戶部總餉官。謂以浙東諸郡賦供應諸軍。不患不足。金華八縣。爲張國維、朱大典、兩督師分割。方國安食衢嚴并紹。王之仁原自定海來。食甯。吳凱原自臨海來。食台。諸義旅各食其邑。餘者聽憑解部。以便區

分。溫處兩府佐之。

廿六日。祀錢江。監國以病不克赴。命方國安代。至夕。國安又不至。

廿七日。乃令張國維行禮焉。大宗伯陳盟。襄其事。至壇。肩輿扛折倒地。國維腰玉損冠壞。

九月初三日。監國還蕭。加方國安鎮東侯。王之仁武甯伯。并加鄭遵謙義興伯。

月初旬內。江上諸藩鎮文移往來。突稱洪武乙酉。大宗伯陳盟具疏改正。奉旨俱允。又祀江後。加江神張侯封號爲靈應公。

時元科破北兵於五雲山。遂劄營於六和塔。

十一日。北兵來衝。方國安順風揚灰。傷北騎目。斬五六百人。稱大捷。北兵併力攻餘杭。方應龍不能支。被獲。城陷。北兵復乘夜縱火燒六和塔木城。方兵却。於是專以舟師往。

是時江東兵勢尙盛。間或渡江進取。然暗於訓練。統領不一。議論參差未齊也。王之

仁主守。方國安謾言取省會。熊汝霖忠勇過人。銳甚。不論大小。往往率其旅以戰。必爲北所首衝。雖敗不悔。亦不挫。其餘諸營。戰守不一。

義聲四布。三吳來歸者先後。時有海甯庠生顧名佐。首渡請援。查繼紳同弟一榜。查繼佐及海甯所指揮姜國臣等偕來。通平湖貢士馬萬方。手刃平湖北令朱隆國。同定遠將軍陳梧起義於禾。事敗。浮海而東。效秦廷哭。倡西征策。而起義方興之陳萬良。則多率壯士以梗北兵。北亦患焉。熊汝霖亦以江面仰攻。不如內地做起。慨然以書幣聘。於是萬良來。

先是唐蕃卽位於閩。改元隆武。江東起義。監國不相聞問也。於時閩臣劉中藻奉詔書至。又盧若騰、郭貞一、奉隆武撫按浙江。而溫處兩府置官據守。取餉三十餘萬去。朝中江上。大率與者半。不與者半。與者以爲聖子神孫。總爲祖宗疆土。今隆武旣正大統。自難改易。若我監國。猶可降心相從。而不與者以爲彼去北遠。幸得偷安旦夕。而猛臣我謀將。血戰疆場。以守此浙東一塊土。似難一旦拱手而授之。所以諸臣堅